

到三月四日，妈妈离开我们整整一年了。每当晚上睡不着觉的时候我总是会想起她，从我小时候到最后握着她的手和她分别，所有的往事，一件件一桩桩，有甜的也有酸的，点点滴滴犹如涓涓细流，汇集在一起就成了无比的思念。

我从小到大，真正和妈妈在一起的时间并不多，她太忙了。在我记忆中，小时候每天从幼儿园回来，就是在保姆房间里，无聊地躺在床上翻看保姆看图识字的扫盲课本，等着天黑妈妈从学校回来。回家进门第一句话，我总是问她“晚上还出不出去”，最怕听到的就是“晚上有学生演唱会”，或者是“要去过组织生活”。如果能听到“今天没事了”，那就像得到了什么奖赏一样。那时候妈妈既负责学校声乐系的教学，自己还有演出任务。即使在家，不是上课就是自己练唱，根本没有时间陪

我。我小时候，妈妈没有像现在的家长那样来管我的学习，但是她一直注意观察我和哪些同学在一起，她说她只要知道我交的是什么样的朋友，就知道我成长的情况。

“文革”开始没多久，爸爸被隔离审查音信全无，连被关在哪里都不知道。不久妈妈也被审查不准回家了。我当时刚11岁，同姐姐一起跟着保姆过。妈妈后来回忆说她那时候在学校非常想念我们，每次劳动都尽量争取去干那些靠近学校围墙栏杆边的活，一面干活一面看栏杆外面的马路，希望这时候我和我姐姐会正巧走过那里，可是每次都让她失望。过了一段时间之后，审查稍微松懈了一些，每月发完工资，可以允许妈妈回家几小时送生活费。记得有一次我送妈妈回学校，临分手时，妈妈往我手里塞了一块钱，对我说：“你在长身体，妈妈不能照顾你，想吃点什么自己去买点。”妈妈那时候拿的是基本生活费，

无，连被关在哪里都不知道。不久妈妈也被审查不准回家了。我当时刚11岁，同姐姐一起跟着保姆过。妈妈后来回忆说她那时候在学校非常想念我们，每次劳动都尽量争取去干那些靠近学校围墙栏杆边的活，一面干活一面看栏杆外面的马路，希望这时候我和我姐姐会正巧走过那里，可是每次都让她失望。过了一段时间之后，审查稍微松懈了一些，每月发完工资，可以允许妈妈回家几小时送生活费。记得有一次我送妈妈回学校，临分手时，妈妈往我手里塞了一块钱，对我说：“你在长身体，妈妈不能照顾你，想吃点什么自己去买点。”妈妈那时候拿的是基本生活费，

那一块钱是她从自己伙食费里省出来的。我手心里攥着妈妈给的钱，看着她渐渐离去的背影，那一幕我至今难忘。

“文革”结束后，我去了美国念书。刚到美国时，生活非常艰苦，一面读书，一面要自己打工挣钱。合作排练歌剧《弄臣》时，在南京不慎摔断腿做过手术，那次去欧洲旅行带了轮椅。在我们乘坐轻轨从法国凡尔赛宫回巴黎市区的时候，正赶上下班高峰。到了巴黎，我先把她的轮椅从车上搬下来，当我正准备回过身去扶她下车时，列车竟不等关上车门就开动了。正在我不知所措的一刹那，妈妈突然纵身一跃，跳下了已经开始逐渐加速的火车，车上的乘客都惊叫了起来。妈妈若无其事地往轮椅上一坐，得意地说：“这点算什么，我小时候从高得多的树上都敢往下跳。”她忘记了她当年跳树的时候还不到18岁，而现在已经是81岁了。当时边上的其他乘客一定在想，这位老太太火车都能跳，还要轮椅干什么？

在巴黎，妈妈本想去看看她早年念书的巴黎音乐师范学院，我当时觉得我们日程太紧，就没有去，只到巴黎埃菲尔铁塔附近她60年前开过独唱音乐会的剧场门前拍了几张照片。后来我一直后悔当时没有满足她的愿望，妈妈心里一定很记挂她当年学习过的地方，想去看看那里的变化，重温一下她的恩师给她上课的感觉。在妈妈临终前，我在她耳边轻轻地答应她，等她痊愈后，一定陪她去那里，去看看她的学校，去听一场歌剧。

在妈妈最后的几年，我基本上每年都会休假两星期争取回来看看她，希望能陪她说说话。可是能和她单独在一起的机会实在太少了，她每天不是给学生上课就是接待来客，或者者完没完的接电话。在美国每星期跟她通电话基本上都是听她说，说她的工作，她的学生。其实她后期的学生我大部分都不认识，我只是从她不停的述说中，知道她最近身体不错，精神很好，知道她又取得了新的成绩，还在计划做更多的事情。她谈话的内容对我来说其实并不重要，我只是想听她说话。从她的声音里，我可以感受到一种安慰，一种母爱。在同她通电话的时候，我会感觉到在遥远的另一头，有我的精神支柱，有我温暖的家。我多么希望能永远地听到她的声音，听到她的欢笑。一下了深缘。

三十年的学会活动成为人生中的暖心事。因为其中有前辈学人的教诲，更有后生不断交出的成功答卷。我从未忘记我的老师，加入学会更让我加

下了深缘。

三十年的学会活动成为人生中的暖心事。因为其中有前辈学人的教诲，更有后生不断交出的成功答卷。我从未忘记我的老师，加入学会更让我加

《夜光杯》今年2月7日的一篇《医生的字》的文章提到有一位叫马红霞的医生写的病历单的字迹工整清秀，现今已是非常稀罕。我想起了另外一个关于手写的课题，那就是记（英文）笔记时，是手写好还是打字好？

这个问题一直有争论，因为不可否认的是打字的速度更快，当然要具有这种速度，必须受过专门的打字训练。但是有美国教授研究后认为，手写笔记有助于学生在教室里集中注意力，习惯于手写笔记的学生学习成绩也较好。较之喜欢用英文速写方法的学生，用普通书法记笔记的学生能学到更多知识，对信息的记忆也更持久，更乐意把握新的思路。和用键盘相比，手写能紧扣人的思维，使获得的信息更有条理。

古代，在发明印刷术前，人们是依赖用芦苇秆在纸箔上抄写来把所见所闻记录下来，作了归纳后再进行研究的。这个把事情写下来的过程对大脑形成刺激，实际上是把听到的东西传递到头脑中去了。书写工具逐渐在进步，人们对记笔记的研究也已经有了近百年的历史。

铅笔的发明是在17世纪，1827年自来水笔被申请了专利，圆珠笔是在1888年发明的，但这些书写工具并没有给记笔记带来实质变化。现今，几乎每位大学生都配备了手提电脑，听课依然是他们获取知识的主要途径，高等学府的教室里但闻键盘叭哒叭哒声。

统计显示，听课时用键盘记笔记速

别误会。我写的是从前的围脖，那是条真正的围脖，红黑相间的鲜艳色彩，圆圆地围在颈间，温暖柔软地陪伴着整个冬季。

在起风的日子，有尘沙飞起。怕被砂子迷了眼，便将颈上的围脖随手撩起，潇洒地蒙起了面，心里有看武侠电视剧的快意错觉。即使蒙面，前路清晰可见，从毛线跟毛线的经纬之间依然看得清花花世界，前路崎岖。抬眼望去，眼前的世界变成了围脖里的世界，罩着浅浅的一层红，依然看得无比真切。

那就是围着围脖的童年时光，满目绯红的上学路上。多年后走过这条长长的街，依然记得起童稚时光里的活泼童趣，忍不住微笑。

同学做手工刚学会的新鲜花样，便织了两条长长的围巾送我。一条蓝白清丽，一条橙黄热烈，看得人爱不释手，不知先围哪一条才好。过年时两人兴高采烈地去逛街，被别人问到哪里买的新款，一问一答间欢悦无限。

舍友有次一时兴起要织一条围脖，结果每个人都半生不熟地上前帮手。你来两行，她来两行。就连隔壁宿舍路过的，都要抓起来织两下，时间久了，连他班偶然来串门子的，老乡聚会的，朋友的朋友看见了，也要织上两行一显身手。

其实是犯了这一行的忌的，从小便听大人们说最怕不同的人来织，手劲松紧是有差异的，织出来很容易有不协调的感觉。舍友的围脖这下子可是创了纪录了，这么多人都搅和了两三针。将老规矩说给她听，她摇摇手嫣然一笑，没事，蛮好。多有纪念意义。

那年冬天雪飘满城，全宿舍的大合照中，舍友围着她的鲜红围巾，挥舞双手，笑声朗朗。这张照片留住了我的学生时代，那段温暖亲切的可爱时光。

度更快，打字和手写每分钟的速度之比大约是33字比22字。在短时期内，打字是有优势的。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的一位教授2012年做过一项调查，上课甫结束立即对学生进行跟踪，结果发现“打字族”能够回忆起更多的上课内容，对上课内容进行测验的成绩也比“手写族”要好一点。

问题是这种优势是暂时的，经过24小时，“打字族”对自己记下的东西全忘记了，他们在键盘上敲下的长长的笔记太表面化，也太肤浅了，无助于他们回忆起上课的内容。相反，“手写族”能够持久记忆课堂讲课内容，甚至在一星期以后仍然对课堂上的一些概念有很好的掌握。很显然，手写会把听到的东西更深地记住。用普通书法记笔记更便于温习上课内容，因为它们较之速记法组织得更好。

人们要问，“打字族”能记下较多的内容，为什么掌握的知识反而少呢？研究证实，打字是一种机械反应，对听到的东西是逐字逐句地记下；“手写族”记下较少的东西，但是在记下的同时也在思索，并且对内容有了一个消化。

具有讽刺意味的是，高科技含量的笔记本电脑人见人爱，它可以使打字更快，但恰恰对学习知识是有害的；手写可以增强对知识的记忆，然而有统计说，手写平均只能记下30%左右的内容，为了跟上讲课者的速度，手写会漏掉一些重要的限定词，省略掉一些关键的细节——所以手写还大有改进的余地。

围脖年代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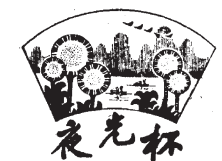
黎武静

书法

姚竹

诗词学会发展经历了如同王国维评词的三种境界。

风云诗会



印中岁月

孙慰祖

印灯

七十年代初，篆刻开始小心翼翼地

牛马走

挡头山的牛马房和土屋都倒坍了，水塘和曾经养猪的土洞遗迹还依稀可见，马尾松、竹林淹没了当年我们走出来的小路。又是几十年过去，军垦时代在原本万年沉寂的山坡上开拓出来的一片活气终于消散，也永远带走了两代人的艰难和青春故事。乙未九月安福归来记此。可斋主人。

印中岁月

孙慰祖

印灯

七十年代初，篆刻开始小心翼翼地

牛马走

挡头山的牛马房和土屋都倒坍了，水塘和曾经养猪的土洞遗迹还依稀可见，马尾松、竹林淹没了当年我们走出来的小路。又是几十年过去，军垦时代在原本万年沉寂的山坡上开拓出来的一片活气终于消散，也永远带走了两代人的艰难和青春故事。乙未九月安福归来记此。可斋主人。

印中岁月

孙慰祖

印灯

七十年代初，篆刻开始小心翼翼地

牛马走

挡头山的牛马房和土屋都倒坍了，水塘和曾经养猪的土洞遗迹还依稀可见，马尾松、竹林淹没了当年我们走出来的小路。又是几十年过去，军垦时代在原本万年沉寂的山坡上开拓出来的一片活气终于消散，也永远带走了两代人的艰难和青春故事。乙未九月安福归来记此。可斋主人。

印中岁月

孙慰祖

印灯

七十年代初，篆刻开始小心翼翼地

牛马走

挡头山的牛马房和土屋都倒坍了，水塘和曾经养猪的土洞遗迹还依稀可见，马尾松、竹林淹没了当年我们走出来的小路。又是几十年过去，军垦时代在原本万年沉寂的山坡上开拓出来的一片活气终于消散，也永远带走了两代人的艰难和青春故事。乙未九月安福归来记此。可斋主人。

日前老友茶叙，说起中国诗词大会，说起胡中行先生《诗词大会之后》一文。我突然觉得中国诗词也许是真的火了。面对电视普及诗词到教授精英层的参与关心，我意识到这不是在做梦，尤其是看到文静雅秀的女擂主羞涩地站在赛场的中央，年龄越来越轻了，知识面越来越宽了，作为一个教了数十年古代文学的教师，心里有的除了一丝高兴，更是多了一些对诗词传承的思考。

于是，我自然想起今年已届三十足岁的上海诗词学会。想起学会资深师友方智范先生，他把我与蔡慧慧的词稿送其业师万云骏先生请益。之后，蔡稿获登华师大《词学

杂志，我则因为当时已完成《诗律七题》和《李商隐近体诗选说》两稿，并有上世纪六十年代面聆复旦陈子展和范祥雍两位先贤指导的经历，华师大沈剑英和朱碧莲教授伉俪建议我们加入上海诗词学会。经过两次电话、一次当面沟通，我们欣然应允。尽管当时已届不惑之年，但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文化重建的开放初期，这被视为一种难得的荣誉。还记得，接到沈先生获准入会的电话是一个上弦月的夜晚，月儿在笑，我们也在笑，最后步行至四川北路上的凯福饭店吃了一顿烤鸭和芥末鸭掌。从此，人生的后半段与上海诗词学会结

的老会员身份具体指导学生作品，推荐优秀者入会。近年国内诗词热已在国外造成不小影响，学生中长期接受西方教育的海归人士占相当比例，其中母女档、情侣档常有出现。下课了，夕阳西下，梧桐影中，两两挽手、挟书而行渐成路上的一道风景。

看着他们被美丽诗境滋润的脸，我常会想起子展先生、祥雍先生、沈剑英和朱碧莲贤伉俪以及其他前辈与同行者，是他们保证了我们这代人对中国诗词的正确传授，为曾已面临式微的诗词注入了新的生命，而上海诗词学会替专业传承提供的多维平台，组织并见证了已有三代乃至四代

人心口相传的文字因缘，实属功德无量、渡人无量。会员从我们入会时的小几十名到目前的八百余位，创、研水平屡见新高，更足以证明上海诗词道统未断。

胡中行先生说过，诗高而可攀。的确如此。上海诗词学会这座平台越筑越高，会吸引更多的青年人、中年人乃至老年向学者攀援而上，而正确学习、传递中国诗词文化将使学会聚集更多老中青的研、创同好携手共进。长江后浪推前浪，这不仅仅是我的心愿，更是前辈的心愿。开心的是，这一切正在实现。

诗词学会发展经历了如同王国维评词的三种境界。

风云诗会